涇野先生文集

縣道如節愛民知子力退充華風致絕不事脂於微近世長厚之名非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墓誌銘三

奉議大夫金華府同知思菴先生薛公墓誌銘

正德三年春二月二十七日金華府同知渭南薛先生卒於家柟友李錦以書報京邸柟為之悼痛焉冬十一月其子乾操自其家持南谿政劄所撰狀請銘柟嘆曰果哉先生不復可得見矣先生生有異狀長大椎偉鬚髯修美腹有七赤瘢左膊一黑文字深入

心有正的而學得精詣百未必到此

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歲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稽古道則先賢景泰七年為渭南學生居止不同流俗善為文章說理而舉十六七即應鄉試應鄉試者十有二次試於提學輒居上等試於御史則不第也成化二年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貌咸驚嘆先生由是名動京師矣自太學歸二親相繼以沒先生跣足奔葬時大雪盈尺蕪滿淺泥濘亦不知避迺後遂病脚氣值冬月輒發毋嗜韭毋歿不忍食韭者終身也二十二年太宰尹公拔先生知山西之應州

國朝多進士舉人為知州而先生以歲貢為知州太宰亦為知先生已先生之治應也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於耕種者必貸之種子與牛民貧負租及不能婚娶者皆與之處買牸畜數十給之乳民令其孳息為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於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劉僧兒下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矣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道不拾遺尤雅重學政數至

細玩此墓誌辭其三代以上人

學舍切切為言孔孟之旨故應人談至今不置也先是州南山虎累為民患先生祭之曰吾無虐政及民爾虎何居食吾赤子旬日而虎殞於盩厔蕭家寨北暴水湧出於中田勢洶洶若將溺人先生祭之曰是將發吾民乎吾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痛自刻責忽暴水如鳴雷下洩人得不溺城狐為妖民驚怖不能帖然先生祝神明狐死不為妖州有井水黃且鹹不可人食一日變為白水味甘其民以為善政之應云故應人戴先生如父母立生祠以報之時巡撫在公鈺棨

物乱而
淫野以
桃辭務
之則循
良之長
理學之
宗辭亦
有令矣
人固在
甲科乱
一軍人
而輒師

公祺、侯公恂、皆深異先生、疊薦於朝、謂先生學行才術、非止治區區郡邑也、乃弘治九年陞先生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趨門墻矣、居金華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改元、

聖上推恩天下、得進階為朝列大夫、至是卒矣、年七十四歲、宣德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乃其始生也、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柟獲遇於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

事之古矣

古矣

其學近於伊洛、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為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周年四十、出求父四方死矣、因泣下沾裳、柟為之感懐、乃信先生之學異乎人也、先生頗不理於鄉人口、先生遇人無問人省解不、即為說道、及至泣下、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不善接引後學、後學謁見、忽忽爾待之、見子等人由是或疵先生之不情也、柟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illegible]、撣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

情志則亦今日之慱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豈可盡爲之疵哉先生常病禮記破碎雜亂非聖人所定經欲辯註成書沉潛者十餘年僅三易藁死矣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於名教云父鑾以先生官贈應州知州母王氏贈太宜人贈君生三子先生為長次悅之次先之先生諱敬之字顯思別號思菴娶王氏沒繼室李氏李已聘於人其

夫四十年亡在外不歸矣亦不再字人至是繼室先生也王出四子復心恒德謙光乾操操縣學廪膳生女四人孫男天錫天祐天昌秀明天麟天賜賜亦為縣學廪膳生年少而聰慧又善為舉子業繼先生之志而大其門者或此子也擇正德四年某月日葬於韓馬里胡村先塋合王宜人之兆銘曰渭河之南華嶽之北思菴先生有顯其宅

明奉政大夫雲南武定府同知龍灣先生高公墓誌銘

呂先生仰慕公深至而其盡心為銘也如萬斛虛舟盖載天球異品夜来精光水色把玩不可遇抑精神尤見文未

曰嗚呼、吾師龍濼先生乃止此耶、昔者柟欲先生小則督學作一方士、大則司成均、教育海內英材、今乃於武定止耶、昔者柟秀才時與先生約、一日仕、必謁先生於瀘、豈期雖仕而在官未久、病卧南山、前後十二年、夙志未償、而先生乃有此耶、嗚呼痛哉、柟十二而入縣庠、十三而先生来署高陵教諭、當是時柟衆未有知也、逐諸童生習白談、或蕩或孩、孺子戲狀、先生曰、柟也亦若此乎、乃策使與優等生群、優等生業熟而行習、乃俾柟努力日夜追、勿敢後也、先生教人

作三冊、六德六行為上冊。冠婚喪祭鄉飲鄉射鄉相見禮為中冊。不能為下冊。生有一從焉籍上冊中冊曰慎毋以此自止。生有一不從焉籍下冊、曰均人也若何不能上冊。籍既久而諸學生數多免其下冊籍。先生夜五鼓興、燈燭下課所限業、有一生竊斷椅絲先生坐幾跌仆、乃强起懸涕曰吾蚤作豈禍爾、諸生者哉、諸學生皆泣下、求究領生而黜之、先生曰姑勿問、將其教猶未入、此人乎。于是懦者振其志、暴者消其悍、愚者發其業、敏者考其才、朴實者遂其德、高談

之士郁郁乎有可觀者矣當是時相繼督學者遼泰
楊先生虎谷王先生皆曰高先生雖以教令陝士有
餘也厥後先生秩滿而去諸學生猶多守其規志士
又滋奮思而高明詣其以科名顯者進士二人焉舉
於鄉者五人焉皆先生所作士乃去而遺績于他人
者而先生止以自考于部得第一同知武定府云是
在弘治十三年後二十年為鄉人王顯之雲南按察
副使能詳武定事武定夷方土人為知府雖與僚也
先生孚以結其心信以革其面禮讓廉潔以化其暴

既久怡怡如兄弟處遣其諸子從先生學故武定雖𡡉獷阿劉難治之地而先生處之如樹柳也于是上官賢先生委署楚雄府事楚雄即以治如武定矣是時武定之南甸石舊元謀三縣民尚有逃食楚雄不返者先生乃招來于庭曰爾輩非吾武定赤子乎爾父祖墳墓安在然武定今且豐上官亦不汝棘秋獲後可便歸及期而三縣吏果報復業民者種種也孟密酋長思祿侵僭地方屢撫屢叛朝廷且有南顧憂鎮巡諸公遴官往治得先生焉先生鄉属衆入其阻

思祿陳兵出迓先生曰爾輩鴛鶩若此不思有
大皇帝邪汝若退歸地庶幾長有守土不然大兵至
悔何及我此來真爾改禍時也思祿指天感恩乃渡
江而返侵地貢象馬方物　朝廷差人賜先生紵絲
衣一襲寶鈔五百撫按宴先生于會省大侯州土官
兄弟相戕毒地方上官復委先生往先生與陳倫理
之故禍福之實大侯兄弟悅如初然孟密大侯地方
瘴癘從常百餘人病其不起者五六人矣而先生獨
無恙常指心自言曰得非此中不欺乎又嘗劫尋甸

十年之獄賑順寧一郡之饑清家化楚雄金齒洱海之兵靡不殫心致材而獲夷人心古之忠信可行於蠻貊則先生其人也而栴言教人事世可勿疑矣先生生而秀竦端重立稠人中不言而人自異之五歲時與群兒夏戲江邊先生吸水而歸以濯母背熱人訝之即稱爲扇枕兒行也及長事父母疾晝夜不懈北卒哀毀幾不能全其喪大事一遵先王禮所配劉宜人者郡耆朝縉公女也實能順先生而克助于內宜人既歿先生乃號半竹山人以自固遂獨居以終

求則夫高陵之教雲南之政豈偶然哉先生諱儀字
宗伊龍灣其別號也又號懿菴中弘治己酉鄉舉其
先江西清江縣人高祖諱均祥元末避兵于瀘遂占
籍焉曾祖允文不仕祖譓亦不仕娶楊氏生先生及
伯子僅云先生生某年月日距卒正德辛巳年五月
日壽七十有三歲劉宜人卒正德壬申月日壽若干
歲蓋先先生卒十年也子男二長鵬雲娶某氏次鵬
先娶某氏皆嘗事舉子業而恭雅慈良猶有先生之
餘風焉孫男子六人曰雙郡庠生幼名陜鵬雲生之

文之豪宕而都雅者

高陵者也此其人或能發先生之志乎曰龍曰契曰與曰垂孫女二茲嘉靖　年月日鵬雲將合葬先生劉宜人于會龍山祖塋之次鵬雲又以顯之狀來柟舉筆輙淚三日而後能叙之嗚呼先生躬備衆行而不自有身通五經六藝學史以及天文地理醫卜算書而嘗若無當其志豈柟之所能述乎今其家所藏楚游藁鈍庵集或可略見其槩云　銘曰峨峨蒼巖江漢斯發山有奇精水有神明聚為英靈夫子攸誕聰而能富哲乎其揭胡瑗在蘇劉恕在越經學攸明

夷俗歡洽歸釣瀘江春風秋月百千萬世年厥攷不竭

兩淮盐運司同知渭坡高公配安人邸氏墓誌銘

渭坡先生高公卒於兩淮盐運司同知其子阿階等舁柩抵家卜葬有日奉狀謁銘予有先公之喪未祥也弗能秉筆階哭曰知吾父者莫如吾師師如弗銘吾父奚葬余泣下曰柟深受知於公善必余奨過必余正先生寢疾公手書訟余誠孝泌瘳乃余罪重卒

禍先公生弗能踐其言死弗能銘其墓吾罪滋大矧余初侍先公疾夢公歸家來謁先公先公開宴酹酢皆衣綿紵冠紳委虵既覺自謂先公疾瘳公或取適高陵一會晤也詎意數月先公不起閱月公訃亦至哉茲也公與先公長遊地下則銘公也亦可因告不孝於先公矣嗚呼痛哉公諱選字朝用别號渭坡高陵郭下里人也曾祖志才配劉氏祖榮配許氏皆躬稼不仕父恕贈戶部主事承德郎配高氏贈安人生三男子孟遠季遜公仲也公起家儒業登弘治癸丑

毛澄榜進士授户部主事癸亥陞本司員外郎奉勅
冊封韓府遭疾得告後忤宦官劉瑾致仕復加以勘
田事罰米伍百身輸宣府會宣府缺督理糧儲官户
部薦公正德戊辰陞户部郎中督理糧儲庚午吏部
尚書張綵敗言者以公同年左遷河南鈞州同知七
月陞吉州知州期年改山東臨清知州用南京大理
寺暨巡撫都御史薦陞兩淮鹽運司同知期年卒於
官初商安人夢日殞於懷生公在床幼輒警敏抱志
崇遠常役火夫被叱自奮曰彼役吾者匪人耶乃從

師貸書誦讀弗輟提學伍公簡拜邑庠有先達者指
公父贈君曰此子能成耶公颺言曰遲三年當踰汝
矣他日贈君出賈囑公曰待我歸汝必廩贈君歸果
廩年十八也既舉陝西同舉有誚其榜末者公曰有
進士科在明年公舉進士同舉竟不第公於書一覽
輙識弗忘予嘗侍坐談及往事不遺隻字故濟南邊
貢曰高朝用有過目不忘之資智不以聞知非務名
矣善事父母不違意命贈君卒哀毀踰禮高安人卒
亦若是焉成化末大饑公以精鑿供高安人身同家

恐係扎此公紆都扎此文無劾豊漢

衆熬雀克勝曰兄死而已兄弟索居久矣公既舉進士省商安人於家兄死已不嗣乃召寡嫂及遂來毁券合居戚黨有沮公者公曰兄官弟貧心實弗忍後居室且毀與遂中分不私也友人楊鳳死不克葬公歸之棺槨金布乃舉焉公之初任

欽差給散甘肅軍賞四十萬金餘金千有伍百他悉為私公悉封還戶部司徒佀公曰廉 奏委官未有若人后收通州軍儲武斷權豪先支月糧未決兩月積糧四十餘萬續復收放天津倉入靡粟斗出靡虧

解。雖帑箄諸物鬻金五百遞之戶部。比起天津軍校哭送塞道前。既陟員外監督馬草塲。宦官饋謁杜絕靡門。雖一茶之來。輙斥弗受。且告曰。各供乃職。無壞國法。以速戮身。收鈔於崇文門。在公三月。積弊聿革。比歸私第。搜篋而發。監收太倉。同事宦官蔡邕頗肆權𫼝。公研問坐糧潛改邕奸。邕使人語公曰。凡事相忤。不虞後患乎。公應之曰。若依汝過百箇。砍頭罪矣。邕錯愕失色。不復敢訾。厥後督理宣府糧儲。益殫厥志。納戶百金止耗一兩。立獲通關。諸省之民謳歌戴

路比涖兩淮持射滋兩邑人劉氏趙氏公婚姻也時賈楊州一見不再後鹽徒盜賣官鹽覺收劉為之請約賂千金怒裂其札曰是道我為寇耶明日輒寘鹽徒於理故一時　國課頓增商賈畏懷都憲董公公雖病瘳外補綰印綬唐稱劉宴總財足國不是過矣同知鈞州令行闔郡鋤強撫弱軍民安堵鈞人馬公劉公皆故大宰也其子弟族姓亦執禮孫公不驕逡于鄉黨吉地險僻民貧多逋公首先寬恤斷禁雜征諸所供億取貸小罪政行數月流離歸欣違吉之日男

女焚香哭送爭奉肩輿酒克白愷劉寧數人曾被重刑跣送百里入公詰其故對曰昔者酬酒幾喪厥家自蒙痛懲過惡少悛乃知良善之樂思無報謝耳臨清雖州繁劇踰府又南北衝衢需索靡紀公解舒里甲費出規措驛遞應役戶頭久罷馬頭孳牧亦弗克償斟酌損益勞瘵用興收恤鰥婺俱使受食招逃派離三百惟眾其興學起廢獎賢表孝尤加飲食故東郡弗久碑如峴山嘗讀循吏代不數人公歷三郡不讓前哲矣其在臨清冠縣令人王會爲盜既獲誣入比

鄒周宣父子宣屢奏未辦巡按下公公訊捕吏獲宣何所對曰其家獲會幾日矣對曰閱月公曰同盜既發閱月宣如朋盜逋逃久矣乃獲於家必會鞴耳㩭會會曰公神明也居常訓告諸子必述貧賤時所御服食令諸子無事侈汰病且革任安人泣曰嗟此子女諸事未畢清貧無賴公乃若此柰何公曰今日過昔遠甚田疇足供衣食子孫可事耕讀吾願足矣公既歿鄒憲艦公檄運司賻金六百為棺槨道里費而鹽貫及臨清人得訃設奠哭臨所賻不又多耶公生

天順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壽六十歲初配邸氏年三十一歲卒贈安人令合葬焉繼配任氏封安人存子男五阿娶劉氏邸所出階娶文氏陟聘紀氏阡聘張氏陌幼任所出女三長適趙廷美次適國子生劉環任出孫男三承福承祚阿子承祖階子孫女三喜春小鑾永春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葬於邑東祖塋之次銘曰　於渭陂公甫烈其風窮弗失志仕弗苟同使當要路罷終可掾卒於散僚鴻材不究公余先覺厚獎末學[illegible]

杖言官
至死此
聖怒不

先公我心如斲出邑東門曰小紀村世第孔茂其震
祖墦公是幽宰而渭與涇子孫蟄蟄應大爾穀

行人澤州孟子乾墓誌銘

竊惟 祖宗以經術道義培養人材故國家百五十
年來所積滋厚所發滋茂而士之直言極諫以開國
家之急者雖謫官於前編戍於後猶以死繼之而不
悔斯皆 天祐 聖主拳拳之意社稷靈長之兆也
正德己卯春三月 聖駕自榆林迴且復南巡科道
張雲李素等伏 闕有言未用行人孟陽率其僚十

易覲者乃死諫刃是言官職分子乾尚處非共據也當時敢言便能敢死與効嚬奏貴若不同科即繫頸剖胃何加焉

九人上疏諫　聖主震怒繫之錦衣獄杖之四月十六日復杖之　午門前十八日陽卒世之論夫使士且議陽非言官枉死嗚呼子無嫡庶視父母皆當孝臣無大小視　君王皆當忠孟子乾盍有所慨於中不能自已乃至以身狥國遂志而逝者也可以厲逆臣背子於天下後世而猶不免於議何哉凡人之行不由中出者至小利害且避之况死生之際乎聞子乾讀書究義理從事慎獨以誠敬為主家居惟務孝友雖於其父前論事有不合義輒力諍之不已忤其

郤見以為若此烈丈夫當為大明忠義一編貯之内府布之房間亦恐史遺編淚瀉新詩意也

意亦不顧也既悟則跪膝前以謝罪尤嚴於好惡遇善人親如膠漆遇奸人遠如虺蝪若有權家勢利在前視之蔑如也常奉

命勞軍宣府即與監督軍務中官抗禮反得其敬重比行總鎮之餽一無所取他日又差祭葬

韓王府亦卻其餽惟取送行詩卷而已故事行人三載即陞科道子乾為行人五載而不調人或戲之曰當道一見好官即得子乾曰行人清雅豈不美乎士君子一失節於權門終身之玷幼為祖母鍾愛登科

後即迎養於京邸，比祖母卒，哀毁骨立，然則子乾今日之事，豈有所矯拂者哉。初子乾搆小廳於家，友人龎大卿書忠孝節義四字於上，則龎氏子者固已能預瞰子乾之微矣。子乾之殁也，僅三十四歲，惜哉。先世故為澤州大陽南里人，曾王父諱鑑，不仕，王父諱彪，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吾友何修撰粹夫嘗志其有刲股感虎救喪還金之事，其曾祖妣以上三世守節，鄉人稱孟氏三節婦焉，事在西涯李文正公所傳。祖妣王氏加封太恭人，父諱春，舉進士，由刑曹郎

擢守嚴州府正德庚午治課天下第一擢太僕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鎮乙亥因邊事註誤謫陜西叅議尋陞叅政丁王太恭人憂而勲望為時所重然則子乾今日之事其所由來遠矣子乾號素谿登正德甲戌唐皐榜進士封修職郎配顏氏同郡生員溫之女子一日金菊擇今年月日附葬先塋之次銘曰
大坡之原乃孟子乾之墓人誰不死死而不朽者孟子乾也愛身何薄愛國何厚於生無蓋於死無負昔

抗志不四磊磊佗佗庶幾終始一道者

子乾嘗過予話談未父予固以為非常人伍也曾未幾年乃果能光大明之宇宙天地必爾知日月必爾祐有不信者其考爾後

明故海州知州龍坡李君墓誌銘

君諱錦字仲白號龍坡世為渭南豊原里人也弘治初瀘州高龍灣先生署高陵教事是時君方弱冠聞龍灣先生之有道也跨驢來高陵與予同受業於其門君長予數歲又說經搆文予數不逮故每以兄事君而君友予亦若親弟至今四十年無改也君在渭

此殆正論也惟高人見及

南庠中言論行事出人意表後領庚午鄉薦累試禮闈不第於是惝然改曰皐陶益稷是何科目也不過推己治人而已何必進士然後謂為政乎遂受選宿遷當江淮之衝南方之罷邑也君至鋤强扶弱百廢俱興有部民止生一子不孝其父告於君君曰子罪固當死但死者不可復生是我絶汝嗣也後悔何及乃身詣其家妻溺泣而道之且曰子之不孝令之過也其人卒化為孝子君遂為立門以表之厥後漸化之久得生員高炎等五孝子焉縣有疑獄數十讞成

頗有古循良之風此總不可缺

死罪者七人其當死者十五人咸服罪自縊不敢以煩君訊也縣俗輕本逐末前令每歲稅逋不下千石報稅不過百金君每歲報稅三千餘金遂著勸農文并勸孝文刊行封內以稅餘之金買牛六百募民耕墾荒地計畝二萬又糴雜糧儲倉殆數萬石及陞海州縣中士女遮路哀慟截閘徹天甚至牽衣脫履留數月未得行有當供役者乃根君早去至叩頭出血言曰前人何幸受恩我何不幸離父母耶予嘗兩過宿遷與夫馬卒皆云宿遷追思李公不可復得以為

百年來一人耳君平日疾惡壯傾義形於色今其惠民之政乃又如此豈非先仁而後有義者哉守海州未數月而海民亦治如宿遷然不能善事上官得罪於王知府何副使注以不謹冠帶而歸君曰渠能去我之官豈能去我之心耶夫君在宿遷時所遇撫按盛唐鄭王毛朱董七公莫不獎薦或曰愛民疾惡實心幹事或曰操持端謹幹理勤能或曰剛勁不怵於勢才能足剸平繁或曰通達之才端方之質或曰留心國計經理有方或曰嚴以懲奸剛以抗勢當其推

許。比漢循良。乃君遇於宿遷之七　公。不能遇於海州王何之二人乎。乃君行於宿遷之五年。不能行於海州之數月乎。當君之去海州也。買一　推車。載琴書而行。宿遷之民。數千馳至海州。請留於縣。贈之文帳。贐以路金。初陞之時。不能具一花帶。予寄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則君所不得於王何二人者可知矣。初唐宋時李姓最煩。世多忠義之士。晚宋猶稱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其後有避居渭之豊原者。更元亂失譜。然侍郎節義之名不亡。故猶以侍郎水名戸。至

令四百載尚未有改遡而求之十四世矣國初柭巨族財富者充里長馬頭得若水八世孫拾賜假帖官地迁縣居焉拾配趙氏生子五人長曰貴配梁氏生子一曰祥配閆氏繼張氏閆生子二長即君次曰鉞君生有嘉兆氣象異常長即好詩書尚慈孝又多剛果丁繼母及父憂哀慟成疾則君之所源流根本者自出尋常宿遷海州之政不偶然也君生成化九年三月七日卒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四日壽六十有四歲疾革時正巾危坐命長子僖請醫命姪循選

藥。命次子儒鼓琴操顏回曲。嘆曰、席中未有不散者也。遂不語。明日終於正寢。配陳氏。繼配鄭氏。再繼薛氏。陳生二子、僖、儒。女一、適韓氏。僖等將卜於嘉靖十六年十月日葬于龍坡之麓。是宜有銘。銘曰

於惟龍坡。稟受懿嘉。學求本根。孝友成家。既臨乎政。循良孔和。載其寍一。民罔不歌。雖屈海郡。休問益遐。遡厥初心。初心匪他。我銘真石。千載不磨。

明奉訓大夫霸州知州北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璋字尚德別號北橋延安中部縣原村

耗攔海夏之華政成草憲之風與此銘共不朽矣彼不淫不張者睎此述旄札

人

誥封中憲大夫彰德知府前義門巡檢諱景芳

之子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諱聰之弟前刑部郎中仕

之父也仕主事刑部時予任翰林修撰君知南和縣

未幾自南和入京來得數會晤於宣武門東義氣輒

相許可予子今舉人田適無室問君第五女君即與

妻之越數年今南京右通政綏州馬子汝驥方以翰

林編修出為國子監司業亡其室問君第六女君亦

與妻之今先九月仕先以大獄事謫戍郴州

恩詔宥還聞君之訃道過金陵托通政撰狀請予銘

嗟乎道義之交婚姻之締予安能忍銘又安能忍辭哉君之為南和也邑當直隷之衝諸務旁午戴星涖政至忘寢食一事未竟亦不公退澧河自邢臺来縣分為六渠閘廢久湮乃選人掌籍度田程時引灌郊垌民沾其利比小江南語在學士崇邑穆公記中縣十七社十社土着舊民餘則

國初山西徙来者舊民故有田又先奉例墾荒不稅於是民有新舊田有多寡稅有盈朒兼以富者市田遺稅貧者田去稅存邑民皁罷常相懸也君諭父老

南和經
派徵劉
公則此
邑亦未
有今日
也洵哉
循良哉
是可誌
而銘矣

躬丈丘畝田稅相證貧富咸獲民卒歸業陳狀撫按於是真保廣大四府之田亦因以均焉又嘗括闔邑糧數計八千之價而一之部者分斂其倉之數而輸民不知倉稅無二價昔時異價兼派之弊頓革而完恒先諸邑矣士習媮窳賢科久乏君首建廟學延師立會分經考業增置名宦鄉賢二祠又計百家建一社學凡七十有八月朔縣試歲考其成弦誦之聲洋溢四封後遂有登第者焉邑廳事久敝陋君曰我若辭勞後為斯役者寧不厲民乎乃鳩材憲功偉壯倍

昔廨舍穆庫煥然新美冢宰增城湛公亦嘗記之尤
加意種馬覈其私秉勤自點牧以較肥瘠三年孳乳
蕃庶御史巡視深羨亟馳薦剡初
先帝南巡道蹕迎送諸繁劇侈迎
今上駕過沙河凋弊令不任事上官委君署篆旬日
而辦先則取諸妖僧之募林以備
行殿之用後則南和民以樂于協恭也凡君諸所營
建費省而不擾功立而日不愒者皆若此故君至南
和倉稟不繼比任五年積粟二萬緣堤萬樹絡繹予

謫判解州時路過南和行數十里皆在蔚蔭中而道外田疇暢茂眞爲樂土當有蝗螣不生雞犬之詠故王巡按鈞謂諸州縣曰作官當效劉南和也乙酉陞霸州知州州通京邑人多豪俠民亦慓悍君懲其一二魁黠闔郡肅然城即九河故道歲十九潦田多淹沒刼盜頻興興時大飢流賊皆出於此君乃禁奢抑競平役薄征而又演武練兵嚴拾遺法居且四年水不爲災城北牛沱河遠徙一舍民饒衣食盜亦衰寢君子謂君于天有感云馬副使嘗失兵備印百方未

異乳此
事可採
述異記

獲君為禱諸城隍之祠得屋後深入地中尺已而又失又禱乃又得之甎坑中其地與甎皆若未動若遇旱禱雨輒應南和及蜀皆然人以為君之純誠云乃已丑得致仕還鄉修建祠屋敦崇時祭治圃橋山之巖游息其中嘗遭歲歉出陳貸濟而又倡引沮水灌邑東田鄉閭窮餓咸依賴焉若乃撫強知縣之孤館甯行人之家完男女之怨曠篤故舊之友愛內無私饕外無私行禮賢好義節用敬賓蓋有古人之風學者皆稱北橋先生云初君之生神釆沖與髫童端重

受學仲兄中丞奮厲刻苦、析理必精、致徹夜不眠、及中丞舉進士、復受學于前邑尹任御史儀益造博雅、他日中憲公還自義門、伯兄玫明農、中丞宦遊、君獨二親承順顏色、侍疾恒不就枕、身任家政、業日充裕改建宅第、高朗令終、伯兄剛急或加呵責、絕不為忤、師事仲丞終身不改其訓、諸子姪必稱古道、姪舉進士職部署矣、猶臨之益莊、君誨門下、諸生勤懇不倦尤敦實行、門人馬陰登鄉舉、仕為推府、執弟子禮事君如父、可知、他矣、正德己巳君當歲貢以親老默讓

次年又以母高恭人之命始與計偕明年庚午舉順
天高等他日中憲公命析居輒辭美利不取別構宅
南城僻地顧諸子曰惟願諸汝輩成立耳後高恭人
及中憲公相繼捐養君號擗哀毀幾不能生然則南
和覇州之政豈其無本者哉始祖在元為萬戶萬戶
生澤澤生簡簡三子君傑國傑邦傑諱國傑者君之
高祖也曾祖諱處榮俱隱不仕祖諱準縣學生高元
執禮嘗署學印邑人士翕然宗之配神木折氏河南
僉事昺之女是生中憲公者也則君固源源邈邈二

有祖之風格者乎君先配張壽官俊之女以刑部貴贈安人繼李氏吏目旺之女封安人男子四人長即刑部辛巳進士政事氣節士林稱重娶宋氏封安人次价次倬俱　秦府典膳价先四年卒娶高氏倬娶宜君常氏次儒舉人蓋嘗倉卒被盜獲乃以身蔽君而獲免者也娶高陵李即予室之姪女云女子子七人一適鄠鄉訓導張元傑二適典膳馬鏞三適宋澤四適洛川歲貢生王經五六見前七在室張出者子女各四最後三女李出也孫男子五人光裕光大光

亨光升光謙孫女子六人曾孫男子三人訑訣韶君
卒于今年丁酉四月八日詎生成化六年某月日享
年六十有九歲仕歸將卜某月日合張安人葬于黎
原鐵子坪是宜有銘銘曰　於維北橋抗志伊高。發
言有則。威儀不佻。鄉已中式卷額被剟奮厥材藝。猶
舉京兆。莅南和民。如赤子保。既砥田稅。亦衛諸徭。百
尔靡墜罔不咸橋陂守覇郡民用思銳誰比誠悃。田
弗水漂。行且三載盜是用消。豈其獲印。祟不能妖。通
判為冤。罪非已招。高卧橋圃。一蓑嶣嶢。宜尔孫子倐

行不修名自不辟雖義不從俗胡君有君子適哉而其位不滿才言不行世子美云文吾憎命遲也有然乎

蘊邁超軼厥休罔百代如瑶銘玆真石以戒後驗

襄陵尹胡君墓誌銘

蓮塘先生胡君歿其子學生佑持進士王謳狀索銘予以憂病辭不獲謹再録其狀而銘之狀曰君諱汝楫字良濟先世應天溧陽人洪武初曾祖士真以醫謫戍寧夏遂為寧夏人正德庚午安化之變君奉其母太淑人入西安編咸寧章曲里籍士真生椎號唐渠配酒氏雄生蓮號槐堂配陳氏槐堂生五子長汝礪號竹溪官至大司馬次郎君次汝霖號桐岡衛學

生汝明義官汝翼大學生竹溪公為兵部侍郎時贈
唐渠公為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酒淑人槐堂公初
封戸部主事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陳封太淑
人初槐堂公教竹溪公及生徒學獨委君以家務君
乃隱屏誦書雖耕牧不輟後選為衛學生槐堂公來
試關中唐渠公病君與竹溪公晝夜身事不避穢污
仲父昶病于賀蘭山後違城二百里君徒行往訊之
至且危矣受命書遺言悉中仲父意及卒扶櫬而歸
烈風暴雨乃號天痛哭須臾霽夜得抵舍嘗雁識

關中道出三原渡渭半濟風浪洶湧舟下三十里舟人俱懾君顧天曰吾輩有惡固當溺死或有一二顯者停舟可也須臾水落得濟同試友人劉慶病發狂同族避去君為延醫問藥病尋愈乃與同歸後劉舉進士為御史每以語諸人辛壬間竹溪公在戶部有濕疾適君學于京師扶之不離側竹溪公灸數十處即與同灸以分痛乃又飲酒奕棋以安竹溪公乙卯歸領鄉薦會試禮部不第父執趙儒適卒于太學竹溪公為治後事君護其喪至寧夏其家弗信也開棺

示之其子始號泣而謝焉是時槐堂公已卒君遂不解衣不入室與桐岡君日夜侍左右不知倦比歿哀毀逾常遵用朱子家禮夏之人多化之槐堂公受封家居為鄉約君盡體行之故槐堂禮俗三卷皆君手著云既登乙丑進士　上命為侍郎慶陽韓公母治葬留慶陽一年公餘惟治詩書士多從學今編修劉泉御史楊朝鳳知縣張鵬舉舉人管律皆其徒也丁卯出知任丘抑權要杜請託舊尹凡遇生辰開宴受禮曰此貪汚者媒利耳且劬勞之日可稱賀耶獄有

江西人犯死罪、審獲生理輒出之、戊辰春、新城有許人命于朝者連數百人、累考無驗、天子命御史羅君往按、羅委君、君拘衆訊、因曰此自縊死汝何誣衆、衆伏不應、君曰先毆後縊地必有灰、命工掘之果然、衆叩頭稱神明、夏五月不雨、齋沐行三十里取水扁鵲廟井、移時大雨、有近侍南下、所過索取以百數、任丘一無所予、渠大怒、令人來辱君、即下之于獄、懲毖而後釋之、其類曰任丘不可過矣、己巳春大饑、

朝廷命御史分查天下錢穀御史房君按部直隸委
君以真定諸邑君因行賑濟真定民甚頼之嘗獲盜
數人錦衣校尉其欲爲已續君弗與也後有校尉其
從縣甬道入君又叱之遂伺以錢穀數事 君以要
賂而君方病足又聞桐岡訃乃峻絕校尉不數日校
尉勑收君下錦衣獄歷按無狀
天子赦出之是爲庚午春君方改選吏部一日大司
馬王公召君至則執其手問曰何錦何如君曰錦侍
林而輊人問周昂曰聰大而不學問丁脩曰年少後

進、勇力之士、不足道也、問安化王、君誕之曰老矣、王公曰三子者挾王反矣、君曰無能爲也、仇越若在、可保無事、又悉以河南諸將言之、遂作平西議以獻歸而焚其稿、王公遂言之太監劉瑾、欲擢君都御史以平賊、君固辭、後皆如君言、遂改知襄陵、雖蔬薪之餽不受、襄陵素苦酒害、君悉罷諸酒戶、惟後廳造酒數甕以應求者、有誤入殺人者稱屈、君搜得故刀訪諸市得屠人而以刀訊之、遂服、誤入者免、君之威惠方行、辛未大朝乃著冠帶閑住、君遂奉太淑人歸西安、

杜門謝客、究方脉考藥性、人家有疾皆親治之、亦罔弗效、又爲家政以誨子弟、督億書忍字于四室、時家口已八十餘、皆待哺于君、客有勸之別處者、君固謝之、太淑人卒、君哭泣無時、水漿數日不御、遂以成病三月始愈、丁丑遣弟汝翼至宜夏舁槐堂公柩來合葬于鳳塔左方、君攀泣流血、既葬益鬱鬱不解、晝或廬于墓側、夜則宿于中庭、每自誦曰、荒隴幾迴增悵快、倚門誰復望兒還、蓋詩成而君病矣、君殊未之覺也、乃戊寅正月四日卒、秦中士大夫皆悼惜焉、嗚呼

君豁達環瑋少讀書有大志嘗受易于給事中胡公易每欲為古人之事既弗得一償其志退居數年閉門修業不干榮利則豈不難哉君文章行績遭火無存獨槐堂禮俗三卷竹溪年譜一卷蓮塘雜集二卷今可考云娶茅氏寧夏義民仲英女子男二長即佑咸寧縣廩膳生娶寧夏慶府引禮瑜公賢女次償娶咸寧戶部尚書雍公泰女女一許嫁慶陽韓坫主事守愚之子侍郎鼎之孫也孫男二羌元羌封佑所出孫女一償所出君生成化戊子正月二十二日距卒

五十一歲四月二日葬從鴈塔新兆在棍堂公右銘曰　嗟哉蓮塘乃止于此學博而才高行成而敦禮固一代之豪士也當其不死常欲自志出處之外不加一字豈不以中之所蘊者未申而人之所稱者非其意耶好爾無名憐爾子弟援狀勒銘君心然未盈夏舍危三遷關中就安百二新兆單單皆君手置父兄咸遷君心斯慰諸姪彬彬與子與義所未發者行當耀世君其康止

裕州同知贈光祿寺少卿郁君墓誌銘

雄辭烈調善寫忠肝義膽足以風矣

嘗讀沁園春調

正德辛未冬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裕州同知山陰郁君采卒初黠寇趙鐩劉惠糾諸饑民僭號橫行所過郡邑十七屠破守令率賂金繒免死或開門以迎之裕守恃此不備君身作裕人繕城以待是月朔寇至守欲去君曰毋為民望乃率士登陴矢石四下寇避城而營君遣人潛俘其醜手刎之且泣謂裕人曰采已分與城存亡若等至毋負國耳裕人感泣奮禦寇吞斂去君料寇當再至滋練兵厚備令人載妻孥往依唐府儀賓莊士俊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可托

慨后無作者柳君其千古希肯平即張訃剛腸應為君把臂可媿死郵庭奸雄葦也

妻子以無重傷吾母心者賓相君耳莊詣其妻女於母所二十有四日寇三萬譟呼至守又欲去君曰無恐西南城塹河也寇難邇屬公東北城塹平淺易破有采在時有知君必死者曰母在柰何死君曰止曾是偷生以為孝乎及被圍知君必死者又曰母在柰何死君曰止汝焉知吾友蕭鳴鳳知之蕭直此肯走如蕭走采必笑之矣寇攻東郛不克攻西郛守開西門去賊乘之君釋東救西至城隍祠賊獲君刃君君罵賊賊裂君口君罵至死已事聞詔贈君光祿寺少

卿令一子入監君無子子其弟東之子子翀君樞將發裕莊完君妻女以歸山陰唐王大書忠節昇之君生成化丙申年纔三十六也初君年少居父喪過禫猶毀先塋側有他人貧欲發塋以地售君君曰貧可忍是不可忍勿發吾周汝也君舉進士授刑部主事不能阿部長部長附吏曹議奏謫大名教授期年進今職所著蘭州集燬於賊手獨六思詩及賊退古詩數篇莊收之故傳君諱采字亮之浙江山陰人曾祖諱元善祖諱臻父諱璥字廷獻君配王氏生二女長

先生風骨稜稜

字倪文理次幼某年月日東葬君於山陰筆架峯先塋之次銘曰取人以貌君貌不揚行道以官君官伊郎誕其抱心如百煉剛毅身云大孰云義亡食祿云小無非我王十五學道三十六士伊誰知者迥遠爲朋嗟嗟奸諛愧用膳喪王書伊真帝命伊明有烈其風千萬年長

崇慶州判恬菴先生崔公墓誌銘

昔柟受學於孫先生廷舉孫先生受書於先生先生遣季子官又受書於柟故先生志行柟得其真不誣

壁此州幕中河與一鶴羣雞豈直芭羽翩躚拂衣起舞應動憐娶

也先生先拜崇慶時柟在太學而孫先生為行人除館以養先生日所論説皆濟時行道語語及貪官汚吏輙皆棄匕箸不食比先生至崇慶則曰抑權右鮮究誣其要也於是陳副使之弟以侵田刑萬主事之姪以凌人罪諸權右即惴慑他日蕭監生誣其侘強盜穀二袋先生取袋實之穀令盜擔之盜短人趺不能行蕭即伏其誣娶婦廖氏者非人也與馬英隙因英暮過出馬於外以誣盜先生曰盜馬者必遠遁矣至是具得廖奸有群盜誣富民張益同行然其辭差

先生乃召盐隱群皂中使諸盜各言盐狀貌齟齬徐出盐曰此其人乎皆曰非也盐得不誣卭郿鄲温諸盜百餘寇城先生受都御史委選用策士一朝盡擒之於是州人歌之曰崔公直如矢清如天權貴斂手無高言又歌曰趙酷刑唐善貪人心天理崔州判盖先生奉身儉約祿秩外毫髮不取有民餽雙魚僧餽一茶者亦卻不受遇公讌必先返不夜飲每日燭淚流處人淚流也至於華春讌之浮費寬甲里之雜歛皆州人所必悦者也然先生信行己志而權要者陰

使頑狡七訟先生於上官，然卒無驗，固數奬其廉能。
茂州倉弊萬端，監收數得貲被罪去，巡撫劉公曰：非
州判崔不可。乃委先生，然適遇病風濕，嘆曰：此天留我
也。即上書求致仕，劉公三差官察勘未允也。舁先生
親視之，具道委茂州意，先生辭之益懇，劉公嘆曰：知
足知止，無若子矣。遂檄州給道里費二十五金。於是
州人涕泣塞道以送，且曰：自有州官以來未之見也。
初先生襁褓，鄰媪撫其腹曰：此兒後必顯貴。既學生，
言論侃侃，上下信服。有韓參政者，按縣當月食，韓媒

熟失救諸生不敢請先生以石擊其門韓驚起賞廩五斗嘆曰後必為忠臣父病瀉下九十餘日諸兄弟姊妹生厭心先生獨涕泣侍側以箸引汚下比歿哭幾喪明與兄和素居十年矣買地十畝兄欲之即破券畀之五畝當歲貢時劉知縣安贓金三十有刀民訟劉誣為賊又賂先生約勿任先生曰吾寧失歲貢不可失天理也後在太學祭酒司業皆器重之使同典簿收支月俸且曰利不可誘才足有為若此秀才也其既去崇慶也盛暑耘耔祁寒教授疏食菜羹一

羊義二十年無慼容此其志雖古孝廉賢良方正何
讓乎先生教人敦本尚實遊其門者皆有所得進士
則孫先生舉人則鄭侃及臨瀘賀有年貢士則來錦
吳和宋藩也屬纊之夕謂子孫曰汝輩今雖貧賤安
分爲樂他日或富貴毋驕傲遺臭於後官泣言後事
不具則曰汝不知無財不可以爲悅乎若强爲之則
孔聖不惜顔回曾子不易簀矣嗚呼世復有如斯人
者耶先生諱璉字宗商號恬菴世爲高陵郭下里人
高祖均禾配李氏生大大配石氏生鬼配杜氏生能

能配李氏生三子孟和季某先生其仲也生正統八年正月八日卒正德十五年二月五日壽七十有八歲初配魏氏卒繼配亦魏氏子男三富先魏氏出娶田氏死又娶高氏亦死乃又娶孫氏宏官後魏氏出宏娶李氏官縣學廩膳生娶杜氏女三長適羅傑次適楊得祿次字羅蒲俱後魏氏出孫男五莊娶孫氏芸芹幼皆富子芷蕙宏子孫女四長適董孟暘次適孫子王餘幼俱富女曾孫女一擇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合先魏氏葬邑城北先塋穆位銘曰

恬菴先生

之葬也其子官具衾柩。呂栴具石與文。親爲之書。周鳳儀鳳翙兄弟具鐵筆爲之鐫。皆不出於官之先有求也。嗚呼先生其康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終